

威海衛志卷之九

藝文志

敘曰文以載道自孔孟而後惟濂洛關閩爲正宗餘則得失互譏醇疵各半然而家存其集代著其人斐然成章夫亦風雅之遺也威海雖僻壤而前賢之謨猷騷客之題詠有不讓於通都大邑者倘令其消沒殆盡非居是土者之責乎作藝文志

記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一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新設威海衛捕倭屯田軍記

永樂二年

文登教諭

胡士文

古之治國家者文以經之武以緯之武以勘亂文以襄治二者必相資爲用然後國可得而治民可得而安也蓋兵雖息之於暴亂賓服之日不可偃之於城池備禦之時今自天下混一以來萬國咸賓四方畢賀偃武修文當其時矣但居安慮危必養兵於無事講武於治平山東海右之民間被倭寇竊發之擾洪武戊寅春正月

特命魏國公徐都督朱垞集本處之民置立沿海衛所以安斯民於仁壽之域迨至永樂元年仲春都督朱復奉新君之命練兵至威海思昔皇上所以軫念黎元之意欲刊諸石以垂神功聖德於不朽請予爲之記予曰自登萊之屬邑文登抵日照沿海地方不啻數百萬向者悉被倭寇驚擾今當險要之處自威海而抵安東凡設直隸衛者七自寧津而至雄崖凡設直隸所者四不過垞四萬之民分設各衛所號捕倭屯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二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田軍議耕議守議戰海寇聞風遠遁不敢側目以安數百萬民無倉卒之驚無須臾之擾其用心設法可謂密矣斯民也百穀旣成則荷戈於較藝之場三農將興則負耒於隴畝之地名雖曰兵而實非兵可見我朝文經武緯之治似不專尚乎兵而兼寓乎農矣

新建環翠樓記

宏治二年

大學士

劉 珣

威海西城之岡有樓曰環翠以滄海山川之勝甲天下山光水色崢嶸於前而我朝來恃此爲

邊陲太宗皇帝永樂間益修守禦倭寇不敢伺
覬有此備也歷世百餘年城池倒塌兵政廢弛
因循弗理適欽差巡察海道副使趙公鶴齡至
四顧嘆曰城池倒塌如是不重治之後必有大
患乃懲飭之以憲度振肅之以綱紀起附近州
縣人夫數千名支給泰山香錢數百兩多方設
法將威海等衛雄厓等所三十二處赤山等巡
司二十處鳳皇山等墩龍虎山等堡四百餘處
甲冑干戈之屬政令乖戾之類一旦煥然一新

東海之人傾心向化倭寇之輩聞風遠遁軍民
安堵皆公餘澤所及文登營把總指揮王愷等
感公之德捐俸建樓以示永久因稟命差遣總
督備倭都閩姚公昇公曰事貴適宜奚爲不可
於是不遠千里謁文於余欲刻石用圖不朽吁
近海之郡凡幾濱海之郡凡幾自唐宋以來民
之至而土著者日益繁元末苦於攻戰過者蕭
條興慨今聖天子深仁厚德被乎東裔若易而
不難也大抵繫乎人而已且時之不可爲者春

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當爲者春秋書新建南門是也今修造既得其時又出政之所闕是豈可沒而不書耶遂書其概如此使後來有所考云

重請威海衛印記

正德十六年

谷景暘

邑貢生

威海衛古禹貢青州之域唐虞時爲嵎夷之區而衛治極山東之東三面環海一城負山形勝險要甲於天下蓋海防一重地也且衛之設肇於太祖龍飛之後救兆民於湯火深慮倭醜肆

毒元元受害迺于洪武戊寅歲命征討大將軍魏國公徐集數萬衆而築斯城焉防禦策應均於是乎永賴矣原設指揮使司印一經歷司印一千戶所印三百戶所印三十儒學印一是印雖多悉爲衛所統綴周詳精密罔有遺漏百餘年來衛印用繁稜磨篆平文理莫辨其間奸巧之徒乘機作弊真僞難分因循日久鮮不受其顛倒而中其侮玩者本衛掌印李公殷鑒前轍奮然興起謀諸僚佐曰衛印模糊僞詐者蠹

起積弊何可久乎願捐俸求更置焉於是遣千戶胡璽奏請於朝適聖天子嗣祚之元年也特命禮部循例換給百年之疾一療而瘳叢奸之藪一旦以除欺公無忌者迹屏而形逋非李公之精明強固公爾忘私亦安能捐貲往請舍其舊而新是圖哉是有以允合祖宗立法之初心不負今上付與之新命始不廢一衛軍機文移之重務也何其岸然自異振拔流俗勝任而愉快乎公諱蘭字德馨鳳陽靈璧人祖任金吾上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將軍父改選衛指揮使司事洎公二世矣時新印初下僚佐衆徵予文以記之余受徵而記之曰李公眞印之主也蒙受五推幾三十年從政之善深如醫之用藥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豈欺我哉今李公除弊之易不煩於財而勇於任非胸有成竹者不能也余因誦公之政表公之德並僚佐有事斯舉者附之石陰

重建威海衛儒學記

嘉靖六年

副使

趙文耀

萊陽人

威海衛在文登縣境山厲土斥實瀕海堦隱然
爲東陲一阨塞洪武中爰立爲衛屯兵戍守彈
壓倭寇永樂初制邊海咸建學選徒立師得視
內郡而威海衛學昉於此矣學占衛城良隅邇
來百餘年陂陲陵圯日就毀頽禮殿僅存風日
穿漏丹青不圭堂廡齋垣欹傾壓覆揭虔亡稱
孫業亡肆師儒猥籍委頓失次公私窶貧武帥
塊守亡敢離局擅興作荒裔素頽樸世厭見武
事獷鑿控蒙尙藉文化稍左右輔翼之猶蔑足

勝結習况重之以湮沒化本俾觀法晦昧哉救
弊莫急有識興嗟乃嘉靖二年交河馮公以侍
御擢山東按察副使奉勅巡察海道總登萊之
軍民有司始至卽以沿海衛所承平日久兵戈
不試將卒驕惰軍政漸蠹於是申號令大震耀
合文武吏罔不祇肅以其歲巡行所轄越若來
次威海乃謁

先師厲生徒具得廟學廢狀大懼儒術寢微則亂是
用長卽儲思計費務期振憲極越明年乃下所

措白金百兩選於衆得是衛武舉指揮李仁委
之董役仁受命勤恁搏力規恢復址大徹其壞
而又爲之縣水槩以正位按圖記以攻位有工
之人獻功效力匪急匪徐又明年訖工凡殿廡
堂齋廨舍門庫垣堦之屬咸嚴正如法要在標
示軌儀垂大觀母取奢麗旣事仁乃詣愚屬愚
記之愚幸受知於馮公最深公善政多矣茲又
其大者愚何敢以不佞辭竊以古之學匪惟祭
祀鄉射養老考藝云爾而凡出兵受成論獄獻

馘之事亦咸卽焉以故其人業亡異身動由禮
教風俗長厚今國家設學罔間兵民誠得古意
而遐陬武衛苟文具仍敝陋者豈少哉公獨興
廢起頓矯激頽靡震聲日景覺大寐耀沉冥垂
裕深長後世賴之偉乎休哉允可歌已其辭曰
東海西壘不夜之墟橫衝設衛武族爰居維
武之區維文濟之興學教誨百年於茲爾來
守陋罔或申陳禮殿講堂積漸崩淪憲憲馮
公來泣東服虎視鷹揚風紀振肅爰以行部

至於威海嗟此廢宮我其修改經費使能是
廓是極新廟誕成有嚴有翼暨暨介士瞻仰
咨嗟曾是 而不知義舉舉學子升堂鼓
篋孰或佻達而在城闕絃誦蜚聲震驚海外
文教旁敷邊烽眇昧克順長道式昭恆文惟
德無陋惟公之仁惟公之仁殿我海邦匪今
賴之百世之慶斐然作詩不侈不假頌茲成
美以詔來者

重修眞武廟記

嘉靖二十九年

舉人

張

詡

登州衛人

嘗聞威海環翠樓之勝枕西山蕨芽面滄海縹
渺東接劉公島隱隱然北拱古陌峯巍巍然南
望滾牛山幽幽然詩人墨客獲憩於茲者靡不
題詠感發而興起焉然有所登臨必由眞武祠
始蓋樓踞其巔祠壓其麓也建自宣德四年而
祈禳感應儼然爲一方之巨宗迄今棟宇像貌
浸爲風雨剝蝕威海致仕指揮使古陌王公勳
謀諸指揮使德容王公都捐俸資以爲軍民先
一時僚寅庶士有力者咸附焉工起於嘉靖二

十八年八月一日工落于二十九年六月十日
迺移書於其壻登州備倭都指揮僉事大谷石
公守忠屬詡記之詡曰昔狄梁公之巡江南除
淫祠七百所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夫以正學
之不明而淫祠遍天下苟因其廢而除之不失
爲秉禮者之所尚而諸公必欲其舉無乃因人
心之所宗而示所鑒臨者與祭統之言曰能禦
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聞神於我成祖靖難之時
英宗朔漠之狩皆以夢寐恍忽極爲幹助則神

有扶國之功而祀之百世不爲過也天文所載
四方之宿曰元武曰朱雀曰青龍曰白虎用武
者每列之爲旗幟之章初祇謂之元武祠及宋
眞宗崇道教避聖諱改元爲眞而眞武之名昉
焉神之從來則無從深論然自人心之有神而
後鬼神之能神人能以其心記而後能以其儀
記故聖人之道不顯亦臨賢人之功矧可射思
庸衆之慮禍福將至人而無鬼神之在上則肆
然將無忌憚故創廟修祠於道無裨而令人勉

於求善惕於免禍則得矣苟念神之真而行不敢不真則惟德惟義真誠自勵焉念神之武而心不敢忘武則防變憂危而神武不殺焉則是祠之修匪惟神得所棲而安而國安而社稷安將有永賴之者若曰神乃青池之長清涼山四十年之煉執元印星劍之勇服天關地軸之妖其說詭異君子所不言王公亦非惑於斯者故廣真武祠於舊址以習儀爲詞又新元壇像於神左以自禱爲詞則知王公之志有在也詡是

爲記云

新建學田記

萬歷三十三年

吳宗魯

邑貢生

恭惟朝家知治本人才才本作養故於郡邑各建學以端治化之原而師生有舍矣庖廩有具矣未已也又有學田之贍焉其所以作養人才用鴻治理者何惓惓也而我衛僻處海隅地瘠土窘膳廩之外師生往往不能自給近者巡撫李公移檄清查官地建置學田以新法紀以裨風化甚盛心也本學 公慨然鳩合諸生呈准

官地數處建立學田當蒙本府王公批委寧海州王公嚴查報奪坐委巡檢時魁於四月二十六日公同致仕鄉官王吉暨闔學生周尙冕等逐畝清丈取具原耕地主李景伯等退狀申覆蒙批據申該衛官地廢棄多年速再清丈長闊四至畝數明確送學招佃歲收花糧以資貧生仍逐段立石爲記以垂永久敢有豪橫無行擅行侵耕定行拿究追以前年分花糧該州務處停妥再一申報魁等於五月二十八日覆踏得

地共十二段積地共七十畝四分一厘三毫立石記蹟而徵余序夫養賢及民大易之所以著頤也有事學校而錫之田其養誠可觀矣而二三子將何以自養也必也禮以耕之義以耨之廉恥志行以栽培之灌溉之而穫之以時焉爲宗廟之粢盛爲生民之粒食庶無負今上作養之意與諸司祇若之心哉不然而徒口實之是資焉是田而蕪穢者也與棄田等作養云乎哉有國之憂二三子之恥也其慎無負斯舉也則

此田與此石將俱垂不朽矣時有陶唐臣捐地
助學義士也例得並書故亦及之

遵憲定額條鞭碑記

萬歷四十七年

正 審理 邑貢
畢再傳

衛所之編審也與有司同而編審之僉名也又
與有司異非初制之不善也總之法久弊生本
公典也而藉之以行私他無論已論其最負累
者曰牢役曰巡捕曰軍伴曰屯催四項一定老
死不休父方謝役子卽代替一門受殘踏捶楚

之苦累世爲鞍前馬後之人科派多端侵漁無
厭往往千金之產役未竟而絕立錐焉以故城
中若掃地著之宅半爲荒田生氣奄奄盡矣間
有不幽影者僅百餘家而此百餘家僅屬官舍
之子弟耳傷哉餘丁誰非血氣而乃斃於征求
冤莫控也適萬歷己酉董衛主諱遇時吳所主
諱夢麒者皆勇抉積蠹乃以條鞭詳之兩院道
府俱嘉其便宜而著爲額嗣篆董公者李公也
諱世勳遵諸上臺明文一一祖董吳二公而善

調之各項雜差俱免編名止分三則納銀其牢
伴等役各給工食招募其軍伴供丁本族有丁
者照例優免無丁者不得揀占異姓以起需索
之端於是數年來死灰復燃枯木復甦納銀者
止完國課乘手足之餘閒皆得經營於活計應
募充役者願出本心資口糧以潤身家愈思效
力於公門官長不乏使令之役丁餘無復奔命
之擾所謂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此也戊午復值均徭又恐貪墨爲之變通

遂據三所伍劉世勳等闔學生員呂望周等呈
揭申府蒙批單開各款俱係冒濫宜速爲開豁
勿令偏占貽累窮窶仰甯海州查報蒙此該州
鄧詳申查得威海之行條鞭也已十年矣各衛
倣而行之者亦非一日倘非宜於人情誰肯比
例而樂從也往者衛所力差貧餘不堪供億之
繁條鞭行則軍餘止納額徵之銀而無苛斂之
擾此條鞭之所以爲便也等因申府蒙批條鞭
之行法最善招募之故事可循仰州卽從民便

行間又據闔衛軍舍戚世傑李生春陳汝禮等呈撫臺蒙批條鞭事例鐫石永垂庶生事者免起妄端此法一定如有起而紛更者將指何項爲不便乎其心之貪婪可知已有一於此卽係變亂成法之人所共憤者也不拘諸色人等許訴之當道以正法紀今日有是舉也難必無忌余之人然而余也存心秉意可質之天地鬼神知我罪我直聽之當時後世等因批准在案夫條鞭一行也民善之印君善之諸上臺又善之

則知僉民之禍最慘毒矣公一旦盡去其所不便貽之以所甚便眞所謂活涸轍乎後之嗣公任事者有公之芳蹤在也可令專美於前乎哉不然其務行僉名也不過欲張其威福耳借人之膚髓以張己之威福清夜思之必有疚心而自痛者况碩鼠之邦一空誰其供吾頤指乎不惟負公之盛意而當道之申飭不且弁髦置之耶孟春李公奉命鐫石徵余爲記余不辭不文走筆而書其槩以爲將來者勸

按院馮公批准軍民照舊各差碑記

順治九年

金華府 經歷 戚若鰓 邑人

衛所之設原爲疆域屏藩舊制建設州縣境內城隍而外寸土皆民衛人多買耕焉卽如衛屯星置於各州縣民人多佃耕之民佃軍屯未佃軍差故耕屯地者民也而徵屯糧則係衛催惟衛催故曰軍差軍買民地未買民差故耕民地者軍也而徵民糧則係民催惟民催故曰民差况舊例軍耕民地正糧之外每畝加銀四釐名

曰寄莊以爲不當民差而設軍之不可爲民猶民之不可爲軍也本衛世耕文邑辛汪都三里田地本里之民世催本里之糧從無變更自順治二年間里蠹姜學禮借端需索僉報衛人替當民差變亂成規闔衛鳴冤申詳各上臺蒙海防道楊批縣衛差徭各有舊例因何混亂其寄莊銀兩是否正項支銷仰府並查明報又蒙防院楊批仰登州道查明議報又蒙撫院丁批旣當軍差自不當以民差疊累也仰登州道嚴飭

報三批詳府轉批寧海州審結當將民蠹姜學禮杖懲擬贖軍民照舊各差申詳上臺蒙撫院丁批姜學禮僉報多家意在嚇詐應盡法究擬姑念窮民仰該管重責二十五板枷示以警將來仍詳防院繳蒙防院楊批照依撫院發落行繳雖各上臺憲批煌煌無奈奸蠹朦弊藐玩不遵數年來僉報日甚逃亡日多寥寥邊衛十室九空幸逢防院大宗師馮公巡邊春溫秋肅剔弊釐奸闔學諸生剝床及膚冒險上陳蒙鈞批

寄莊於徭糧之外另有加征地畝銀兩正爲軍置民產不便當差而設也至於挨甲順里之差軍衛有司原自各別豈得軍當民差仰文登縣照舊例行繳卽取該縣遵依又蒙批詳衛人從無代應民差之例其一切錢糧原係民地自應民催永爲定例行繳又恐奸胥仍前抗玩公呈請詳懇憲勒碑永爲定規復蒙鈞批軍衛有司原自各別衛人無當民差之例已據文登縣申詳批豁以後錢糧照舊民催永爲定例矣此繳

現今文登縣着令民間里總照舊應差本衛歷年沉痾一旦豁然庶安於菑畚土安於鉛槧澤鴻相慶謳思無窮敬伐石勒銘頌南山之臺未已也又頌北山之楊焉顧斯碑而悚然知懼者猾胥之爰書也顧斯碑而歡然無虞者貧餘之保障也顧斯碑而惠藹山城蔭垂弈世者馮宗師之甘棠也

馮公諱
右京

重修城隍廟碑記

康熙
五年

侍讀
學士

王世功 邑人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十七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城隍廟繼衛城而建者也成城之始百度維新以城隍爲金湯主選勝於環翠山之麓居衛治十字街之西鄙順陰氣也但威海物力採辦艱難率多因陋就簡雖廟貌像教一時俱備而湫隘閉塞未能爲大方生色余髫年卒業其右每過此輒興嘆曰是安得一好善樂施之輩興義舉起大觀俾神所憑依在人而無憾矣乎洎從先君子宦遊慶都躬逢 鼎運故鄉風土久已不來意想順治辛卯廁名成均壬辰備位承明

風木興思錦衣祿養弗及也陳情廬墓猶及之
今年春奉 命東省焚黃封於郊訪親族於邑
再經城隍廟前而觀裏桃花盡是劉郎去後矣
正殿巍巍乎寢殿烺烺乎山門儀門堂堂乎居
然一大廡宇不知其何修而得此也咨之父老
僉以顛末來告曰衛有廟社鳩集錙銖一供香
火一備補苴順治丙申大廈危若纍卵領袖畢
懋素等九人各發願力堅意重修除本社存貲
外兼募緣以佐之至戊戌而大殿成又以星向

不合門局不對丁際奇等跣募都門至壬寅而
山門成又舊設儀門久圯黃扉傅等再積本社
餘貲重修儀門一間角門二間又寢殿三間偏
窄敞陋無可展拓黃扉傅割助己園一角丁際
奇買助鄰園一角開除而光大之至癸卯而寢
殿成共週以垣各肖以貌輪奐之輝金碧之麗
過此以往雖千百年勿壞也余曰何無記也僉
曰限于力而未之逮也自丙申至癸卯凡八年
得寸則修寸得尺則修尺社之事歲會而月計

募之事重舉而再行萬有辛苦一無積湊故與其強之勿甯缺也與其速之勿甯遲也癸卯迄今又少有所蓄堪伐一石矣言已復長跪請余文爲記余曰嗚呼噫嘻余去衛四十年矣修之事不及謀修之貲不及付實之不存焉用文之祇念革故鼎新者協乎時同心合力者諧乎事時與事會而大功舉豈惟神之聽之人之安之並余四十年之心願一旦不勞而衆著焉其爲歌舞可勝道哉余故嘉與二三君子而更有望

于後之人焉是爲記

銘

賜進士出身授武翼大夫貴州都勻協右營遊擊殉

難 賜祭葬谷君墓誌銘

淮安府知府

陶

易

邑人

乾隆三十有八年

王師征金川二月二十六日進攻納占遊擊將軍谷

君沒於陳事聞

朝廷褒卹

賜祭葬卹銀四百兩蔭一子守備逾月君之子曰孚

來泣請曰公與我先君同鄉而交久事熟聞敢以銘詞爲請嗚呼余忍銘君哉君與余爲威海衛人後歸縣同爲文登縣人里居近向未款接也繼在京師君將赴任川北始一過往長身鶴立音響鏗發論及國家事則感慨奮發毅然自忘其軀余心躋之知我里固有偉丈夫如君者也比余爲平定州牧君以都司入覲又一相見言及緬匪事袒而示我傷痕所在嘆曰鎗洞我脅不死墮崖不死意者其別有死所耶余益

驚異之君姓谷生琰其諱錫九字也祖父以上皆力農君生而有志學韜略習騎射乾隆二十二年武進士銓四川北守備丁亥隨征緬甸進攻蒲乍變佈濟諸處戊子進兵蠻化村連攻賊寨傷頂落崖幾危矣以創回營調養川省督提旋題補松潘都司引見蒙賞卹傷銀二十兩回籍省墓繼赴蜀檄進勦小金川得賊西山下緊要石卡數斃賊人得約咱賊寨又攻西折龍山甲木山梁卡爾金邦科諸處又自東山

梁下溝攻得溝內水碓石卡溝口阿仰山梁格
藏達烏巴凹各宗一帶以功題補都勻協遊擊
又攻翁古爾隆大木城石碓石卡殺賊多人又
得扎爾碼獨攻孫克宗諸處奉

旨賞戴孔雀翎賜恭親巴圖魯號銀一百兩又攻克
美諾功列超等是年率兵佔距大金川納占山
梁獲大小石卡旋於西山梁受傷身死計在滇
省打仗者十四次在川省攻得石卡五道卡碓
一百五十木城三石卡數道橋梁一座殺賊無

算歿年四十九歲祖允宜父予宏皆以君貴贈
昭武大夫祖母鄧氏母苗氏皆恭人娶畢淑人
二子長曰孚蔭守備次日賢業儒女一人孫男
二人於某年月日葬于軍馬嶺之原君負大志
而卒崎嶇以殉未得展效于世爲可惜也然人
旣矢以死報國矣夫豈有所待而審顧于後日
耶有所待則非君之志矣爲之銘曰

登之水兮粼粼之朶山兮蒸雲魄歸來兮日曠
松柏列兮秋春中有堂兮有門昌厥後兮答國

恩弈世累欵兮是爲忠毅之墳

跋 引 呈 序

照年分
敘列

書王恭軒稿後

萬歷
四年

兵部
尚書

郭宗皋

福山

余讀威海王恭軒先生威海賦與南遊錄二稿詩無蹈襲摹倣而古名家之作往往隲括於其間賦之格調頗出入于兩都兩京諸篇而未嘗一用其語又字必楷書務合法度有卽此是學之意可以想見其人大抵宏治以前學者專心祖述考亭靡不以多聞強記爲功先生其尤篤

信以自成其行藝者歟吾鄉先進諸公遺行翰墨猶有存者觀先生諸作可相仲伯以先生之學之才當升名於朝翊贊休明乃僅得計偕官止縣貳九載不調然則人之通塞顯晦焉可不謂之命哉

廣翁社題辭

順治十
四年

威海
教授

張聯箕

益都
進士

余自束髮佩先大人庭訓有四如社之約一時宗黨戚里如今日名公卿趙氏進美孫氏廷銓偕家昆季相與從事鉛槧者數年迨丁丑先嚴

見背社事隨輟愚兄弟雖廬居子處而墳篋一堂自爲切磋命名曰翕社蓋取兄弟旣翕之義嗣是聲氣所及同人願過從者聽焉丙戌戊子以迄辛卯亦多先後捷去以故翕社益廣由伯仲而朋儕而比隣而千里外之學者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四海之內何莫非兄弟也今不佞初釋褐改除廣文于海上憶昔疎燈寒雨與諸兄弟賞奇析疑聯床夜話時風味依稀如昨而衛士子又多下帷攻苦簡練以爲揣摩者苟有素

心樂與晨夕豈非古人以文會友之義因復推廣立社本旨爲諸君同志者共勗之

請旌張烈女公呈

順治十六年

畢懋第

邑貢生

爲公舉烈女懇詳旌表以闡幽貞以勵風化事竊照節烈爲古今所同而出自室女則更異旌揚乃國家之鉅典而伏處寒微者易湮今據文登縣辛汪五里庄頭某報稱居民張一憲室女張氏殉夫死節狀已經該縣批准詳查在案第某等地隣接壤目擊最眞事關公論誼有不容

昧者伏念張氏自九歲許聘威海衛籍阮希朝爲妻今年十有六歲聞夫染疫於二月十三日物故卽晝夜啼哭不止稟告伊母董氏欲同弔夫喪母弗許遂哀毀不食誓志必死母百計勸諭與隣媪伴守之氏不欲重違母意飲食稍進然憂戚鬱結形槁神瘁鄰里疑其必無生志矣每遇伊夫七七之辰人或忘却氏獨默記其期必暗涕泣寢食俱廢或夢囈中哭醒嗚咽不能自禁以故父母亦不敢遽議姻事然持束牘通

媒妁者日三四至初猶囁嚅未吐後稍稍及之氏憤恚殊甚其母賦性樸直祇知以改嫁爲愛女冀女聽從而不知益以堅其必死之心然氏實陽爲若不死者故母已疎其防也突於四月十三日值父出傭耕母出舂米乃扃戶自盡距伊夫七七之週祇十有二日嗚呼士君子談說道理有勉于殺身成仁而死者有一時憤激迫於奮不顧身而死者張氏非有講貫迫怵之情又非有狎昵恩愛結褵之素乃獨從容迴翔矢

死靡他何其天性真烈一至此耶海濱僻壤愚夫愚婦不知節義爲何事但地方有此烈女出自蓬門孰非

朝廷德化與諸有司政教所感化也屬在士林若不公爲激揚不幾令孤寒者湮沒無聞乎懇祈明府垂鑒轉詳道府俾得照例旌獎其於世道人心裨益非淺

糾友作會引

康熙四年

張完臣

平原進士

登州爲山東一隅而威海又文登之一隅也未

至者疑爲舛鄙顧其地負山環海泉甘而流清山川鬱礪之氣類必有魁壘之士挺然炳煥而自前代以來科目絕少余竊惑之乙巳夏補授學署覽其人文秀美旣不符於向之所疑而魁壘挺拔之士復不乏人則又自信其言之有徵也顧去會城遠人習便安艱於跋涉應試者可屈指此科目之所以不概見也得母文學之士有怠心乎夫干將莫邪不鍛則不成器雲和抱月不撫則不成聲人自阻於一隅而謂塊然山

川能掖之使奮哉則勞來引翼之事安可無也
余以一日之長爲諸君出條約日有課月有會
忽助勿忘務及其鋒而用之莊子云風之積也
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既培風矣則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是非大鵬之謂蓋士君子之謂也
諸君其勉旃

阮岸夫南遊籟序

康熙十二年

黃雲

泰州

先生詩詞以籟名奚取乎聞之莊生有天籟地
籟人籟之說亦曰聲音之道原本自然鳥鳴春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二十六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蟲鳴秋皆出乎不得已而元音寓焉先生學道
人雅不以摛藻自喜每逢興至間一奮筆則一
眞孤引不事彫琢性情頗類陶靖節南遊籟是
其近作憂讒畏譏近於小雅之怨誹而不怒異
日草堂著書定有如君家步兵詠懷諸什引人
入勝者又將何以教我

南遊籟序

黃泰來

揚州

今作詞家非失之樸陋卽失之輕佻求其音節
入古命意高渾而獨以己之精思與爲涵泳者

憂憂乎難之癸卯夏岸夫先生將歸山左出此
卷屬僕點定自愧淺疎何敢妄測及午夜篝燈
諷讀一再過其佳處卽起古作者而較之當不
多讓山左名流崛起當今如荔裳觀察西樵司
勳阮亭民部諸君子俱以詩餘鼓吹山左而先
生亦且按紅牙歌曉月俯視羣英何山左人才
之盛哉攜此歸訪阮亭當爲賦含淒詠江練之
句矣

李公德政乞言引

康熙十八年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二十七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桃源
知縣

呂祚茺

邑人

蓋聞民風轉於吏治得其人而後行錦製綴以
瑤篇徵諸衆而益信是以盧刺史之利濟御筆
贊其匪躬鄭大夫之恩威輿論歌爲衆母大抵
有開必先之治必有實至名歸之章我威海衛
孤城如斗負郭無田僻牟郡之東隈界文山之
北鄙地不闢而民不聚恰有簿書朝議解而夕
議徵並煩鞅掌爲防爲守每借箸以籌邊是賦
是徭類沿門而持鉢膺斯任者厥惟艱哉欣逢

有翁李公武科甲第盛世干城小試行道之端
大展過都之足衆同甘苦儼然嘗膽臥薪獨勵
精明不媿繭絲保障百廢俱興勿勞公旬三日
纖塵不染常惜民間一錢首製龍亭儼

天威於咫尺勤頒鄉約助德教之旬宣澤宮茂草有
年方掃除於鬻圃馬帳春風無地爰肯構乎鱣
堂戶口招徠起哀鴻而登衽席城垣補葺未陰
雨而計苞桑游手禁則日作方興盜跡除而夜
戶不閉創義塾義師成人有造建社倉社粟饑

歲無憂醫藥設而生理多荒蕪拓而田園廣挽
三百年反抱之水永護龍砂築六七級陽璇之
峯丕興豹變池開菡萏潘安仁滿縣芳菲堤植
柳楊蘇子瞻六橋風月當此俸裁薪扣之日益
見補偏救弊之長可云文事武功咸資名世實
心善政堪播絃歌者也某等觀成有素誦義無
能掛一而漏萬貽譏撫大而失小爲取非藉鴻
篇之彪炳曷宣蟻困之賡揚伏望名公大人秉
彝同好德音孔昭豔吐葩思繼召父杜母而作

頌繡加袞字做編年紀事以成書片語皆珍莫
問以南以雅千純是襲何殊式玉式金備採輶
軒用光梨棗

李公同聲吟序

王世功

將帥之才彎弓躍馬練步武習攻擊可以爲天
子干城矣惟衛守不然所治者簿書所較者錢
穀武而文之將而吏之甲冑弓矢而樽俎社稷
之間者蠻方蠢蠢 天討赫怒徵調期會軍書
旁午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猛鷲鮮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二十九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克有濟言撫字者烏能恢恢游刃乎李公獨不
然催科力役未嘗後也而弗忍先之未嘗弛也
而弗忍苛之平情酌理民以太和數年來百廢
具舉斥鹵磽確之墟馴登康衢雖鄭臨淮寇河
內不足喻其美也余從事行間飫仁聞者詳且
久未幾邑人徵箋至又未幾同聲吟至巷謠塗
詠洋溢簡編益爲之動色以手加額也伏念公
良將也而良吏矣豈與武健猛鷲者同日語哉
此邦之人沐浴膏澤發爲謳吟宜也若夫接畏

壘之壤過中牟之野以及千里聞聲者咸愛慕而歌詠之者何哉豈非人心好善之同有發于中而不能自己者耶以公之才之德異日者克壯其猶騰九萬而上又將爲之賦彤弓歌湛露焉豈區區私詠已耶爰弁數語于首

同聲吟序

刑部郎中 戚崇進 邑人

昔先王之制體國經野必先定其山陵川澤伯陽氏曰凡國必依山川山川之氣敦龐淳厚然後精英所發幹止甯而民生樂扎凶天荒不能

爲害公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良以陰陽向背苟不得其理則廬旅區宇有難以居之安者又何以立制度教文章成禮樂君宗之美哉雖然三代遠矣通都大邑昔聖昔賢所以經營而相度者求其遺跡窅不可見雖一二良有司亦不能行度外之政爲斯人計久長若吾衛父母李公則有異焉衛境僻民淳而川原氣散下流之水一逞直去無迴環之形巽峯卑俯無煥發之勢以故人物凋耗學校人希前之守者

莫之理也公涖政之日檢身釐弊善典畢舉趨
事赴功以爲不培其基雖多方補救終非澄源
之論遂合衆興工爰疏爰築濬城濠以蓄渟汗
之水遏其下流使注北渠紆餘曼延回曲相抱
堤旣成植之芳木覆以美草不特形勢完善兼
有遊觀之美人名之曰李公堤從其姓也當役
未舉時人以財不足爲慮及公一倡率之而車
牛擔負民爭自獻功信乎誠之所格捷若桴鼓
焉又以學宮榛蕪非育才地也爲理堂舍延師

儒以訓之又以草萊未墾非養民道也爲給牛
種作社倉以儲之其他立義塚以瘞枯胔捐藥
餌以軫疾咎學有署射有圃利無不興害無不
除無何秋闈鄉試諸生告售者一人蓋三百來
所未有也嗟乎天下事患於不爲爲之無不成
彼叔孫之芍陂西門之渠夫非其爲之者善與
不佞衛氓也感德政之成樂與父老子弟享樂
利于無窮故集同聲三卷以附於詩歌豈弟君
子民之攸暨之例

同聲吟共三卷全載則苦累
牘擇取又嫌掛漏故一概不

錄

月課引

康熙五十四年

威海教授 王

瀛臨進士

蓋聞同心斷金易比如蘭之臭伐木求友詩賡
 鳴鳥之聲故攻錯必藉乎他山而講習尤資于
 麗澤絳帳請業生徒集季長之門青草留芳書
 帶生康成之宅廣文官冷鄭虔之軼事堪論教
 授身先安定之良規可溯喜風流之未墜仰止
 維殷幸大雅之匪遙振興有志威衛地環渤海
 壤接扶桑洪波浴日百川滙集以朝宗駭浪浮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三十一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天河伯望洋而却步珠宮貝闕光連不夜之城
 蜃市雲莊幻出蓬山之島駕長虹于碧落鰲背
 千尋湧金柱於紅盆龍文五色此固逍遙遊之
 所不能述齊諧記之所未盡傳者也則有閱閱
 名家代傳禮樂縉紳舊族世襲簪裾冠蓋蟬聯
 竇桂偕王槐並茂科名鵲起荀龍共崔鳳齊輝
 自昔多賢於今為盛所慮栽培無地衡鑑不精
 豈不有負文壇虛生福地瀛雖窺半豹未識全
 牛仕專為貧遂竊寒氈之座學僅干祿旋登司

鐸之堂雅好雕蟲職當造士欣逢黍谷回春之
候恰值蘭亭修禊之辰垂楊柳之絲鶯遷綠樹
泛桃花之水魚躍清波風高而北溟鵬飛霧曉
而南山豹變爰集佳妙約定文盟非云鬪勝而
矜能庶幾因文以見道爾諸生或老成碩宿或
卓犖英賢千里神交一時高會各灑江山之麗
藻抒寫予懷爭看錦綉之才華張皇尺素庶幾
雲蒸霞蔚月異日新不徒藝苑之徽蹤兼作熙
朝之盛事用是忘其謏陋擲瓦礫以叩鐘鏞所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三十二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冀惠我好音歌陽春而和下里

條議

詳文

呈稿

奏疏

記略

留衛裁衛
事體照年

分彙
敘

闔衛紳士留衛條議

康熙二十
年

爲酌議去留之便以深未然之防事竊照邊海
設衛原以防海而威海一衛則枕接劉公島海
口灣環曲抱容納萬艘爲南北咽喉且東距成
山衛一百餘里南距文登縣九十里西距寧海
州一百二十里北則盈盈滄海一碧萬頃是以

明初設操軍二千餘名明末設營兵二千五百名今我

清又調防文登縣營千總一員營兵二百五十名協理戒備大率專爲防海備倭起見原非設衛設官專爲徵收屯糧計也且設屯養軍止以屯其地者卽食其食原無起科徵解之例鼎革而來軍去屯存而佃耕屯地者始輸納屯糧因屯係衛地故加衛官以兼理之責則威海之有專城專官固非屯存與存屯亡與亡之說可弛防而

撤備也近奉上檄督議屯地屯糧欲併隣近州縣以專責成誠爲時至事起之正論但恐屯地一去則衛官權輕衛權輕則裁衛裁官之說必有起而議其後者案查

清初裁衛之議屢屢矣其議裁而卽裁者同城之衛有衛官而無衛學者也如登州衛之歸併蓬萊縣甯海衛之歸併甯海州亦旣裁之而不疑矣其議裁而終不果裁者如威海衛之孤峙於北海成山衛之孤峙於東海靖海大嵩之分峙於

南海星羅碁布永爲保障者亦旣留之而不疑矣今以議屯之故而釀成裁衛裁官之漸豈無防于封疆海口久安長治之計乎且威海之不便議裁者尤有說也設衛之初卽設衛學作養官軍子弟以爲收拾人心之助建巒宮崇聖像設教授員典至重也

國朝因之挺然各立庠校今使屯可併也衛亦可去衛可去也學亦可散卽令不散而附于別州縣學之後使堂堂俊秀補廩除貢各成一路功名

之士一旦而委之爲流離瑣尾之子猶或可忍也儼然 聖像而委之荒烟蔓草之中亦不足傷乎且衛無居人諸生卽居人也威無丁諸生之子弟卽丁也前于逆猖獗官率諸生子弟守荒城拒狂敵總恃人心爲城之力若裁衛而改學則諸生子弟亦去衛而就食是無衛卽無衛學無衛學卽無衛人無衛人則窮荒遐陬之地勢必有空虛叵測之慮矣故屯地屯糧可以去可以不去而衛城衛官乃必不可去終不可去

者也懇祈伏查前情轉呈上臺輕重緩急之間細爲斟酌何去何留永爲定例庶不以更張之端貽事後之悔矣

附文登縣留成靖二衛詳文

文登
知縣 王 邨

看得成山靖海二衛一居東北去縣百二十餘里一居東南亦去縣百二十餘里二衛雖無漕運然俱係邊海要地實與邊衛無縣可併者同非可概之直隸各省諸屯衛也明季之時衛因

縣轄官民俱受其累自我

朝順治十六年間始將縣衛分管迄今相沿二三十年屢經議併而不併者皆我

國家防海之計綢繆未雨之深謀也此固不具論卽曰錢糧可徵是也但兩衛離邑寫遠往返維艱若一議併勢必催糧者呼應不靈納糧者比較違誤以至點卯過限道途之費一年倍於正供民力幾何其堪此耶則錢糧亦未易徵也卽曰地畝可核是也但兩衛屯地有在他州別縣數

百里外者若一議併而縣境內者可核縣境外者亦可核乎况軍民混雜民地入於軍戶軍地入於民戶疆界不清爭訟不已則地畝亦未易核也卽曰逃盜可清是也但兩衛地方遼闊坐鎮有人巡緝難諉若一議併鞭長有不及馬腹之虞豈無萑苻乘間竊發者乎豈無匪類潛藏莫識者乎及至事露貽害匪輕則逃盜又未易清也此併與未併利害較然故以縣治衛不若以衛治衛之爲便也况自有衛以來建立學宮

俎豆無替今當

熙朝崇儒重道之際如懷遠永甯諸衛無學校之處尙有議復之美政而忍令三百年之巍巍聖學鞠爲茂草使邊海文風之不被其澤乎此又讀書士子更所未便者也今行查酌議合無詳請憲臺轉詳惟仍舊制之爲兩便耳爲此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登州府留衛詳文

據萊陽文登二縣及大嵩成山靖海三衛反覆

敷陳不便裁併訖且又據各衛士民連名公呈
歷陳風土形勢追言創制始末極言利弊是縣
衛兩議固所僉同而士民公論又皆畫一則大
嵩成山靖海三衛似當俯順輿情仍然舊制以
留爲便者也惟據甯海州先旣詳稱威海一衛
實與裁併之例相符而該衛則稱裁併不便有
八兩相互異隨行該州一併確議雖據該州逐
一議覆但裁併未免更張其間調劑稍有未善
必貽地方之累是則威海一衛合無亦仍舊貫

爲便然事關因革各衛應否裁留卑職未敢擅
便憑據該州縣衛查議前來相應據實核轉

闔衛紳士留衛公呈

雍正三年

呂日卓

邑貢生

爲存留要地以重海防以安邊鄙事竊威海一
衛踞登郡極東東接高麗南通日本琉球北達
奉天天津島嶼聯絡劉公最險爲江浙七省通
商要路貨船停泊海寇劫掠每從此發誠甯文
之屏蔽登郡之門戶而

帝都之咽喉也西去甯海州一百二十里南去文登

縣九十里與在內衛所附近州縣者迥乎不同
是以前朝於軍屯而外復設備倭等員駐防並
守夫有所用之也我

朝定鼎以來

聖德普照海外賓服一切衛所概奉裁革獨於威海
屢欲裁而仍留蓋知有所不便也近奉部文遵
旨議併着督撫分別詳細區處具奏思威海衛據東
海要衝州縣鞭長不及甯福水師兩營皆有防
海之責者然甯兵不滿三百汛兵墩堡三百餘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三十九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里水師戰艦登郡膠州分防止有十隻更番巡
哨南北奔馳二千餘里而海寇窺伺來如風影
如康熙四十二年及五十一年卒然乘虛所至
風鶴向非衛守督率兵丁晝夜巡護比及兵將
合聚東郡之憂恐未有艾是威之爲衛東海第
一要地正宜整頓以備中外安可議併况我

朝重道崇儒加意培植

聖脈威雖蕞爾 聖像在焉

先帝御製匾額巍巍懸豎作何安植更當斟酌卓等

世居海濱就中利害敢不直陳倘蒙採擇疏請存留不惟萬年之金湯鞏固亦邊海貧民所賴以爲保障者也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奏留山東邊海七衛

雍正四年

山東巡撫 陳世倌 海甯進士

爲遵 旨議覆事 臣 看得衛所歸併州縣一案准部令 臣 查議具題 臣 以沿邊衛所關係海防非身歷其地不能備悉情形未敢輕議前已具摺奏明並咨兵部上年

陛見復經 臣 面奏今 臣 於五月內會勘河道事竣隨於六月二十六日輕騎減從遍歷登萊青三府自安東衛起至靈山衛折而浮山所至鰲山衛又折而雄崖所歷大嵩靖海成山威甯等衛沿海一帶地方綿亘三千餘里南通江浙閩廣北達天津盛京直臨大洋山城屹立地勢險要迥非內地可比其界址去州縣遠近與各該衛所所報無異所到之地又據紳士軍民紛紛具呈籲留 臣 親登島嶼細察形勢揆之舊制驗之輿

情其不便徑行議裁者有五一衛所去州縣遠者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卽在百里數十里內者中隔層巒複嶂險阻阨塞有車不能容軌馬不能並轡之處向來海氛竊發每賴衛所千守飛督屯軍鄉勇各執刀石器械奮勇守禦海船望風而遁不敢登岸一經裁去則城郭空虛萬一萑苻有警州縣相隔崇山峻嶺一時救援不及乘虛而入頃刻可至所關非小其不便議裁者一也一海口汛地營弁固其專責查各衛所中

惟安東營與安東衛同城其餘存城防兵多者二十餘名少者十餘名而浮山一所僅有三名一經裁去以寥寥防汛之兵當海疆險要之地緩急不足倚恃守禦不足策應設欲增兵又欲增餉其不便議裁者二也一衛所地土皆係斥鹵不比膏腴額徵地丁銀兩爲數無多旣無事另設州縣若專委之營弁徵收非其責成若以委之雜職又須添置官役其不便議裁者三也一軍民賦役輕重不同屯地土瘠賦輕向無雜

差數百餘年相安既久若歸併州縣遇有差役一例輪當零星屯地有一戶止納銀數分者令其遠歷道途踰山越澗跋涉既苦艱難往來又多浮費更以雀角小嫌必待奔赴于長吏之庭申訴辨理守候羈時易致曠業其不便議裁者四也一各衛現有學校歲科額進童生八名生員食廩除貢以及中式等例不異州縣一旦裁去學宮荒廢祭祀缺然使濱海士子不得霑作人之雅化其不便議裁者五也總之文職管民

而不管軍武職管兵而不管民一衛之內必得文武共理兵民方能兩安莫若衛所之守備千總以武銜而兼文事訓練屯軍督率鄉勇徵收錢糧聽理詞訟無事則安屯種有事則資禦侮居民有所庇依得以保其室家宵小有所畏忌可以戢其奸謀此衛所之設所以星羅碁置與州縣犬牙相錯以固海內之藩籬以壯海隅之形勢其爲海防計者法甚詳密謀復深遠宜紳士軍民扶老攜幼遮道扳輿皇皇呼籲情不能

自己也界址雖與州縣相連而實非內地汛兵雖有營弁而衛所各官關係甚要相應仍舊議留無容裁併其雄崖浮山二所臣前未至其地據司道僉詳地非險要遂議併入鰲山衛今查得一在衛南一百七十里一在衛北七十里地方既非附近形勢均屬險要不但不便歸併州縣並不便歸於鰲山衛相應一體議留於海防大有裨益惟濟南衛所臣前以省會重地議裁衛留所今查內地與海防不同應遵部議將衛

所一併裁去所有城池門禁軍器火藥等項歸城營叅將管理所有屯務分隸各縣零星竄遠查濟南府同知有清軍之責應令經管如此庶海隅萬年鞏固軍民亦得安居樂業是非有當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奏請酌量變通衛學章程

乾隆十六年
部議

山東學政
李因培
雲南進士

禮部等部 為酌量變通衛學章程該臣等會

議得內閣學士李因培奏稱臣前督學山東到萊州歲試據該府申送靈山衛文童十一名應取八名又奉

特旨廣額一名共應取九名申送武童十一名應取八名至科試申送文童十七名亦應取進八名察其文理非惟不能成章且不能文從字順細查舊案卽最多之年不過二十餘人卽以二十餘人而取進八名亦屬冗濫查該衛原轄三十屯一所其實每屯所存衛籍不過數家其中

讀書者百無一二徒存舊額實屬無益應請將原額八名酌減三名量存五名至衛學生員總計不過八十餘名除廩增各二十名附生只四十餘名體制亦屬未協今既議減進額其廩增亦當酌減應請將廩增生俱減爲十二名遇有缺出卽爲虛廩虛增候補惟出貢仍照縣學例兩年一貢倘酌減之後該衛將來文風漸盛童生至五六十名仍准學臣題復舊額等語查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內覆准原任河東總督王士

俊題請靈山一衛歸併膠州其取進童生額數應添靈山衛原額八名應試童生仍填原衛字號廩額出貢之處仍照衛學舊例遵行在案今該學政既稱該衛原轄三十七屯一所其實每屯所存衛籍不過數家讀書者少應考童生最多之年不過二十餘人若仍照舊額取進未免太濫應如所請嗣後歲科兩試將原額八名減去三名取進五名歲試取進武童五名其進額既減廩增原額二十名自應各減去八名令該

學政查明食餼年深者各存留十二名其餘統作候廩候增新舊間補至出貢之處仍照舊例二年一貢倘裁減後該衛文風日盛仍准該學政題復舊額又奏稱威靖二衛丁地俱在文登縣文武生員皆撥文登學內二衛原廩增各二十名撥歸文登爲虛缺文登一學有廩生六十名兩年一貢挨補艱難請照金復二衛歸併萊州府學之例一年一貢二學輪換不得攙越二衛廩生貢完日爲止仍照縣學例二年一貢等

語查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內覆准原任河東總督王士俊題請大嵩成山威海靖海等四衛改設二縣其入學額數應將靖海衛附于大嵩衛新改之海陽縣考試威海衛附於成山衛新改之榮成縣考試每縣各取進童生十六名其現在文武生員應查明居址就近分撥二縣學肄業廩增出貢照縣學例各額設廩增二十名二年一貢等因在案嗣因威靖二衛生童居址俱在文登其二衛之屯地田糧亦多歸併文登管

轄是以二衛生童俱經地方有司撥入文登縣學應試今該學政既稱威靖二衛原廩增各二十名撥歸文登爲虛缺文登一學現有廩生六十名人多缺少挨補艱難又兩年一貢壅滯不通請照金復二衛歸併萊州府學之例一年一貢等語查雍正五年覆准將復州金州二衛改歸萊州府學每年出貢二名萊州府學廩生出貢一名金復二衛廩生輪貢一名二衛出貢完日仍照舊例現在遵行今文登縣學出貢之處

應如所請于乾隆十六年爲始文登本籍廩生出貢一名次年威海歸併廩生出貢一名又次年靖海歸併廩生出貢一名週而復始不得攙越俟二衛廩生貢完日仍照舊例二年一貢如此則文登縣學諸生出貢之期得以稍爲疏通凡本籍既由衛改入之廩生皆有上進之階矣再此本係禮部主稿合并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四十七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旨依議

裁衛記略^{乾隆七年}

王庭槐^{邑廩生}

雍正十三年河東總督王士俊行部至登諭意屬員欲裁併邊衛整頓封疆登萊青道董自超登州府于斐及該管各該州縣四衛守備望風承旨不敢異詞各衛士民紛紜具呈牢不可破靖海觸怒尤甚拿送寧海州監禁以奸匪論罪巡撫岳濬洞知情節礙難掣肘總督王遂題請將成山改爲榮成縣大嵩改爲海陽縣威海靖

海疆域紳民俱歸文登而學校生童威海則附
榮成靖海則附海陽學額合新縣原額文武各
十六名威靖現廩俱改爲候廩除貢則榮威兩
學各較食廩年分二年一貢學宮令巡檢局固
封守祭祀改爲朔望行香乾隆二年因人戶以
籍爲定又將威靖學校生童俱改屬文登學額
照文登之舊祇十五名本學王兆聖戚徹澍呂
濬王兆興李昂在榮成績補現廩又改爲候廩
出貢則文威靖三學較年分二年一貢三年秋

學院李光燠知府陳法特賜垂憐行牌飭萊寧
文榮海五州縣詳查欲仿靈山鰲山二衛之例
另立字號入學幫補除貢而相繼離任遂成畫
餅五年夏學院徐鐸深爲惋惜慨許事竣具
題後亦不果六年冬奉上憲明文查裁衛便否本
衛士民不得與聞而歷年呈詳各案當事一概
不錄遂寢謹記顛末如此俾後世有所考云

陶節母請旌公呈

黃陂
縣丞

郭文大

邑拔
貢生

竊惟大禮始乾坤夫婦乃人倫之本盛朝崇節

義巾幗亦名教所關倘柏舟之矢志靡他已屬
永貞之白璧况楓陛之策名有子更爲特顯之
青雲已故孀婦呂氏乃威海衛庠生陶申士妻
優貢陶易嗣母也誕毓名門榮公之家法由舊
好逌君子士行之遺範如新綦履衿纓趁鷄鳴
而勤櫛總米鹽梁肉勸弋鴈而解琚璜夫何二
豎方侵七年倏寡疾風勁草痛一鏡之中分烈
日丹心赴九泉而不恨奈雙親哭於堂上旣風
木之堪虞一脈缺於膝前復蒸嘗之無主爰是

撫姪爲嗣慰親卽以慰夫畫荻傳經爲母兼之
爲父落盡崩城之淚隱茅檐而寂爾無聲刻成
化石之心比松嶺而挺然獨秀晨風夜月呶唔
紡績之音夏清冬溫滌滄菫苴之味尊章耄耄
養生與送死偕臧鞠子圭璋秋實共春華並茂
持家井井克儉克勤秉志觥觥全終全始壽考
五旬而外艱貞三紀之餘此誠女隊程嬰不媿
銀毫之述閨外蘇武堪流彤管之芳者也若非
表厥門閭何以樹茲風化合行公舉伏乞轉申

陶節母傳

文登知縣 鄭維嵩 黃岡進士

國家旌表節孝以發潛德勵幽貞也責在守土咸得慎察而闡顯之余泣文登於節婦合例者悉採請旌諸生陶申士之妻呂氏操行尤苦既得請後其嗣子易求爲立傳時母歿已七年覽其狀有足傳者母世爲威海衛右族幼端慧讀內則女戒通大義于歸後舅姑稱其孝娣姒媼姪稱其順內外無間言年二十八而寡無子將殉焉舅姑止之以其兄方厓先生中子易嗣之謂

兩老人髦矣痛其子可復痛其息乎母遵命稱未亡人所以鞠易者備至每口授孝經論語弁而後猶忘所自出也兩遭大喪皆典鬻摒擋與伯叔均營葬之費曰吾不忍使孫不如子且以遺泉下人悲頃之家故頻仍內外交困母痛門祚之衰而後將不振也益自刻苦每燃松肪力作以資膏火露夕霜朝擗績匪懈眼前惟孤弱兒擁膝話愁時命誦詩書爲娛聲琅琅外徹聞者咸爲心惻後易舉優充貢屢躋棘闈母教之

曰爾累世起家選舉太學人文之匯修身立名處也奈何不往求砥礪徒戀吾爲易重違母意遂北學成均登京兆賢書鄉人有喪妻者鬻女爲殯母憫之貸之直而撫其女病革猶治命遣嫁里黨彌多其義云聞易六七歲時見母十指血綻捧而問之母故不言適隣媪在旁歛歔久之曰孺子其知之乎方雪後薪絕與吾輩攀枯枿於後園煨芋栗以啖女故爲所傷耳易大號慟輒戒使勿聞於堂今詢諸易猶嗚咽流涕不

禁也黃岡鄭維嵩曰甚矣苦節之難也讀史至列女傳往往不盡其辭心竊傷之揆之於今豈遂異於古所云乎其得坊表祠祀宜已易曰苦節不可貞難之也嗚呼知其不可貞斯苦矣

陶節母徵詩啟

平原 張象恩 萊陽 優貢 教諭

蓋聞瑤池冰雪標晶潔于千秋玉砌芝蘭揚芬芳于一代述斷機之訓劉向傳經誌具草之歡林宗延譽以故苕華鐫名于琬琰所重流馨金閨傳節于松筠尤須專美敬陳大槩廣乞鴻詞

文登陶節母呂太君者崧坡贈君先生之淑配
經初上舍之尊慈也鐵石凝心冰霜礪節幼學
三千之禮以女誠作謳吟長成九十其儀持鍼
衽爲操作不料李賀早亡辛英遽寡青陵臺畔
木自連枝黃鵠歌中藥名獨活當是時也太君
難禁弔鳳之悲早有磨笄之志矣然而一慟不
堪再慟白頭當念尊章無兒已若有兒黃口還
須螺負甘齏鹽于朝暮老人之滫瀡誰供耽風
雨於春秋稚子之岐嶷可喜燈殘月墮咿唔答

絡緯之聲茶苦蓼辛補綴壯衿纓之色墳封馬
鬣代孝子以事親羽漸鴻達見佳兒之爲士勤
讀者不爐不扇乃丸熊之母並因課讀而忘溫
涼負薪者其翳其菑乃別鶴之媛亦爲積薪而
勤採拾曉其音脩其尾不令家室漂搖錯以攻
石以磨卒使圭璋溫潤方謂金萱花茂將膺翟
芾之榮豈圖寶婺星沉遽速瑤池之駕清風爲
之減韻明月爲之掩光伏望蘭臺碩彥玉署偉
人寫苦節之貞播諸銀管紀徽音之盛錫以瑤

章假吟詠作陽秋借篇章爲金石庶幾窈窕幽
魂聆雅奏而貞心頓慰寵從高節借鴻文而芳
譽常昭謹啓

重修威海衛東堤記

平定州知

陶

易

邑人

聖天子重海防之選靈州陸公以禹城令調繁文登
愷悌循良以實心行實政凡境內之事有關利
病者一皆徇民所欲無巨細無遠近百廢俱舉
重修威海衛東堤其一也威海爲登屬四衛之
首蟠踞險要城南河一道其水直東入海微特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二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形家者言以爲失位卽揆諸蓄洩之方於民亦
未便焉康熙十六年衛侯李公標築堤挽水東
北流四百丈有奇沿堤插柳以護蟻穴其後衛
侯費公允掄重修之而李公之子炯守備鰲山
攝篆來威承其父志亦襄厥事衛人伐石記之
以矢勿諼雍正七年堤潰於雨議修未果迨十
三年總督王公裁衛合成山爲榮成縣旋改入
文登去城九十里雖文廟倉儲俱在僅立一巡
司鎮之大尹非有事歲不一至其地而重修之

役益寢竊謂修廢舉墜人所同情而往往因循弗成者其弊有二地遠則壅于見聞廢久則憚于興作未能圖始安望觀成非有痼瘵一體之心築室道謀在所未免今我公慨然允衛民之請亟委巡司唐君就近督理尅期舉事而吾衛士民亦仰體同好同惡之意踴躍趨工凡閱月而竣共開河百十丈深丈築堤插柳一復百年之舊梓里郵書囑易記之易世爲衛人猶記髻年河堤未潰時青山橫其北白水遶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四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其東升高望遠海嵐縹緲帆檣商舶或隱或見宛如畫圖是時民俗曰阜士氣曰興忽忽四十年來此景幾不可復覩矣昔歐陽公治潁濬湖修堤民賴其利東坡治杭至今猶名蘇堤威海僻陋雖不敢比于潁杭而地以人顯以公爲政風流播諸藝苑以傳于無窮詎非待其人而興之盛舉歟公名允鈞字厚夫唐名拱儉捐資姓名備載碑陰以告後之踵其事者

堤被水冲此碑未立存稿

以志其事

詩

七言排律

登環翠樓二十韻

明副使

趙鶴齡

瀘州衛人

威城樓枕翠微巔，環翠名樓一匾懸。
 百尺峻嶒臺奈古，數層縹緲閣凌烟。
 棟梁金碧翬仍革，斗拱玲瓏麗且堅。
 明淨八窗紛洞達，清虛一榻絕塵緣。
 登臨有興襟懷闊，瞻望無邊景物鮮。
 聊仗雲霞開境界，不須閭苑覓神仙。
 銀河皎皎天連海，綠水茫茫海接天。
 衆派朝宗難畫量，羣山奔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五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赴類擎拳火精冰，鑑扶桑出白練。
 紅綃渤海前，島嶼參差還蕩漾。
 龜龍出沒更盤旋，任時旱澇潮皆至。
 隨月盈虧信罔愆，蜃現樓臺微雨後。
 鵬搏霄漢大風前，漁舟倚港垂綸釣。
 鹽鑊循汀拾鹵煎，山鳥徒勞填木石。
 麻姑浪說變桑田，城中烟火千家屋。
 城外膏腴萬頃阡，松柏行臺堅晚節。
 杏桃遶郭鬪春妍，閣頭堪折蟾光桂。
 山麓頻觀玉井蓮，一帶金湯嚴保障。
 三齊疆土樂安恬，旌旗影裏排千羽。
 鼓角聲中雜管絃，文德誕敷

因被遠譯航通貢遞爭先太平臣子無多事但
祝皇圖億萬年

五言古

劉公島

國朝 王蘭生 濱州拔貢

傳說桃源洞劉阮仙緣巧相逢快一時須臾百
歲了又聞說廬山雲烟深繚繞髣髴夢中遊恍
惚不可考孰如東海上子子劉公島十里絕塵
埃清遠譁囂少飄搖水上浮鯨戴無傾倒神龍
常呵護魑魅不能擾可望亦可尋一帆達山表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六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烟火數十家斷連村落小雞犬聲相聞比隣共
昏曉高下多田疇行歌薈茶蓼富不連阡陌貧
亦堪煖飽萬頃斥鹵中甘泉賽珍寶汲來清且
馨烹茶釀酒好晨起觀曉日燦爛紅光燎有時
海市現變化何窈窕誰見神仙府三島十洲渺
此間卽洞天悠然愜懷抱我於其中結小廬長
與劉公稱二老

陶節母詩

冀甯 徐浩 山陰進士

愛讀節孝傳不作節孝詩傳能闡其幽詩徒敷

衍而自讀柏舟什孰爲絕妙詞陶君自楚至爲
言阿母慈母慈慰所天兒非親生兒荆棘破母
指只爲兒食炊簪裾去母體只爲供兒師兒今
既成名母死焉得知從來兒有祿難補慈母飢
舉魚徒飲恨風樹不相宜君哭我亦哭人心各
有私未可以盡言不獨在昔時五夜不成寐嗚
邑作此詞

七言古

鯉堂

行人

蔣

祝

仁和
進士

我聞北溟有鯤魚化鵬振翼凌太虛又聞吞舟
亦漏網供波出入縱所如莊叟寓言十八九史
遷比類疑何有異哉威海有鯉堂可續齊諧志
怪後憶昔巨魚遊海東噴沫震動馮夷宮九天
雲垂海欲立乘風挾石聲硿礮須臾浪靜天吳
歇知是揚鬣怒不發遠山蒼翠列如屏海海茫
茫浸明月噓吸元妙幾千年龍荒以外遊無邊
一朝奄忽隨物化飄泊泥沙殊可憐首尾蜿蜒
千百丈劉公號衆衆鼓掌紛來割取血淋漓狼

籍脂膏浮漉瀆脂膏割盡骨空存架骨爲梁鎮
廟門壯繆有靈應一笑留此奇蹟奠乾坤郭公
纂入威海志老夫展卷訝異事赤鯉何不化龍
飛雷電燒尾雲端戲吁嗟巨魚骨已殘雲烟繚
繞佳氣蟠丈夫不作棟梁用對此魚骨空長嘆

陶節母詩

廣東高郵
夏之蓉進士

昔余校北闈文山得佳士抱質溫且敦走筆清
而駛紅燈綠酒談深宵意氣湖海人中豪自言
夙稟義方教傷心母氏何劬勞別來歲月同流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八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水日斷衡陽萬山紫昨宵寄我苦節傳讀罷悲
風爲四起母年廿八悲黃鵠子不親生同式穀
一枝荻管畫灰殘總帳高懸勤鞠育冬苦飢兮
雪苦寒採薪煨芋腕力殫試看指血淋漓處尖
風猶射舊時癩兒成名母謝世祿養何曾一日
逮可憐滿縣發春華北堂黯淚心憔悴只今五
馬垂雙旌 悔軒近擢
平定牧 褒封會見馳瑤京封鮓慈
懷雖莫遂灌岡阡表殊嶒嶸吁嗟乎自古移孝
可作忠勗哉母訓留芳蹤但承茹蘖飲冰志顯

揚節烈應無窮

湖 南 吳 鴻
學 政 狀 元 和

古今有賢母最著曰孟陶斷機截髮兩堪並江
州風與鄴山高陶君家本土行胄東海之鄉師
法舊吁嗟母氏今女宗雪沍冰堅松節茂上山
刈棘薪棘薪傷手母不嗔入室課書史書史承
家母有子郎君今宰衡山陽母也不見天茫茫
重尋枯鮓追遺訓自勵分陰愛景光君不見長
沙城外崇祠起是母是子人爭美
時 余 方 與 同
人 議 建 陶 母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五十九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祠

留侯千秋配食人湘江一碧吹芳芷

五言律

題環翠樓

文 登 營
守 備 劉正學

威海城東盡登樓四望開青山橫地出碧水捲
天回雲樹浮蒼翠鳶魚任去來風光真可愛卽
此是蓬萊

閒適

張聯箕

荒戍臨孤島殘陽下廢城觀潮沙上坐尋菊雨
中行樵飯和松煑農歌帶月耕鯉堂遺廟在夜

夜聽鐘聲

威海春日雜吟二首

張完臣

凭欄聊一望積雪滿城闌未識陽春色眞成海
澁人寒林多戢羽近市少垂綸魚鳥從吾願欣
欣也愛春

旅館春將半風來水氣涼閉門閒有得隱几懶
無妨五斗心猶在三山興未忘同人爭報信花
發海蓬香

奈古雪霽

呂瑤 邑舉人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六花飛滿地晴曉到山陲斷岸開銀幃枯松墜
玉枝昨宵訪戴處今日看梅時彷彿畫圖裏高
吟白雪詩

東浦漁燈

欸乃一聲發漁燈隱隱開暗光驚鳥起涼影雜
星回對景忻幽趣臨流憶劫灰子陵如可作同
上釣魚臺

七言律

巡威海留題

明兵 周之訓 黃岡

九折羊腸下旆旌朔風獵獵暮雲橫遙聽鼙鼓
劉公島遍歷狼烽威海城白雉不緣黃耆至丹
崖翻爲黑山營五年生聚還刁斗極目荒原百
感生

留題環翠樓

彭 塗 桐城

一色蒼茫環翠微平明淑氣藹晴暉城頭桃李
春爭豔眼底雲山興欲飛召石仙翁今在否祖
洲瑤草事全非臨窗共作高樓眺不盡東洋戴
月歸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一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憶環翠樓望劉公島

揚州通判 阮述芳 邑人

東風吹我上危樓隔檻蒼茫一望收瑤島晴開
雲母幄霞天淡染筆公頭 島如筆架 應知塵世皆成
幻豈但鮫宮半是漚憶得簑翁歸棹後松聲猶
帶晚潮流

環翠樓

溧陽知縣 呂日正 邑進士

頻年愛作謝公遊今到璇臺最上頭萬水東流
歸大海羣山西接到神州潮噴孤島圍成市雲
霄荒城結作樓欲覓仙蹤何處是公然此地有

蓬邱

憶威海故地偶成一律

巖城勢距舊牟東佳氣平臨會鬱葱山接崑崙
低日角水連蓬島躋仙蹤衢歌不改唐虞俗弦
誦猶存鄒魯風空說滄桑人不見茫茫大地翠
微中

文筆峯

威海 張介正 齊河
教授

誰將巨穎插山巔撐起蓬壺半壁天意到揮毫
無絹素興來潑墨有雲烟頻沾玉露鋒芒韻近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一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接銀河星斗懸慚媿從前聞見陋謾誇文筆大
如椽

威城八景

福建 王士任 邑進
巡撫 士

東溟遙望白雲封幻出奇觀千萬重纔見冠裳
皆列象俄驚樓閣已無蹤桑田滄海浮仙島玉
女金童笑祖龍應是蓬萊原不遠探幽何必到

三峯

日島海市

潺潺流水出城南紅粉偕行到碧潭越女浣紗
空有恨宓妃解珮可曾諳波光似鏡釵如墜錦

色如花蝶欲探自是太平風景好溪頭一笑采
宜男 南溪聚澆

籬邊葉落報深秋何處砧聲入畫樓晚景雲迷
東海外閨情風送北山頭鴈鳴幾陣如含恨笛
弄誰家欲解愁寒氣漸侵頻擣石娟娟新月上
簾鉤 北郭秋砧

連朝積雪朔風寒奈古新晴是大觀鮫室霰開
雲母帳翠樓日映水晶盤枝枝綴玉千層秀點
點飛花六出殘韻事吾家披鶴氅還思乘興涉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二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岡巒

奈古雪霽

垂綸海上羨漁翁百尺崖前燈火紅象列疎星
天倒景光浮遠浦島橫空臨流小飲邀三老鼓
枻狂歌起大風聞道飛熊曾夢卜從來屠釣有
英雄 東浦漁燈

緩步城東到水濱千絲楊柳拂芳塵堤開五里
烟波闊浪擁三春翠帶新乍受微風翻碧澗輕
含細雨點青蘋幽姿濯濯誰堪擬想見靈和殿
裏人 新堤柳浪

海壖百雉埒金湯巽閣遙瞻道里長烟火萬家
連翠岫魚鹽四國集梯航昇平不廢熊羆守設
險頻煩銷鑰防堤柳毵毵沙永護千年遺愛召
公棠 巽閣野望

環翠山前倚畫樓瞳瞳曉日望中收天邊糾縵
雲霞映海上蒼茫島嶼浮曙色開時穿寶樹晴
光遙處映沙鷗登臨欲訪劉公蹟蘆荻蕭蕭碧
水流 山樓初旭

威海秋興

歲貢
宋克智 甯海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四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地老天荒海一隈秋山秋水足低徊浮天浪舶
東南去匝地烽烟西北來日射孤城環翠閣月
明蘆石釣魚臺此中清景誰堪賞鴻爪瓢零興
未灰

五言絕

高麗使臣留題

明
康 姓 佚名

不是江東去兼非赤避遊如何天外客風雨夜
行舟
六言絕

環麓堂雜詠四首

郭文大

山徑荒村隱者桃花流水依然入耳心驚鳥語
低頭細看茶烟

小院輕風花落華堂細雨燕來何故呢喃欲語
醪酒甕新開

看鏡羞瞻白髮倚樓獨問青天兩袖清風倦舞
一輪明月常懸

宅畔常期樹靜山頭佇看雲飛試問毛君捧檄
何如菜子斑衣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五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七言絕

輓張烈女二首

張聯箕

甕牖繩樞女誠疎如何身命自捐除可知巾幗
藏身烈至性翻由不讀書

鶯老花殘白日曛精魂凝碧氣成雲他年行客
多憑弔半挽鞭鞘拜古墳

威城八景

教諭

呂自嶽

邑舉人

瑤島春光燦水雲森森樓閣望中分誰教出沒
渾無定一片浮漚蕩夕曛

日島海市

潺湲碧水抱金堤曉日春生濯錦溪兩岸鶯聲

啼滿樹却疑身在若耶西

南溪聚澗

蕭蕭秋色醉霜林幾處人家急暮砧古陌峯頭

砧不斷西風吹雜海潮音

北郭秋砧

浮空雪散奈峯寒樹色微茫畫裏看蠟屐渾忘

山徑滑臨風長嘯白雲端

奈古雪霽

百尺樓旁晚景幽漁翁歌處數燈浮光搖瀚海

隨星動掩映蓬山十二樓

東浦漁燈

帶水長堤接海天菁葱楊柳遠含烟行人漫自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六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吹羌笛已見春風一倍妍

新堤柳浪

層臺極目海雲閒繚繞春雲返照間十里晴烟

籠野樹一行歸鴈下秋山

巽閣野望

山樓曉日絳雲生萬里晴光一鏡明欲問扶桑

何處是劉公古木靄青青

山樓初旭

威海絕句六首

王瀛

謾謾長松欲落花鮮於金色馥於茶擷來仙味

無烟火爭羨安期棗似瓜

松花色如
金可爲酥

杏花村裏靄春暉一水灣環山四圍彷彿桃源

人住處數聲雞犬出柴扉 杏花村

翠黛朝橫宿霧清滄波如綺落潮平沙灘日暖

眠鷗穩欵乃漁郎倚棹聲 海上

歷歷青山插劍鋸熒熒紅日泛霞光當年石落

村何處漢壽新祠舊鯉堂 鯉堂

雲垂水立白波重隊隊長鯨出浪中疑是逍遙

鯤欲化居人只道觀龍宮 隊子魚

十島三洲路渺茫烟波東去是扶桑年來似覺

水清淺石上層層露螭房 觀海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七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陶節母詩為淮安太守作 有序

已未庶常
江甯知縣 袁枚 錢塘人

太守名易文登人母呂氏寡居易以從子

嗣家故貧也冒雪採薪為枯枿所戕指血

泫泫然夜輒煨芋魁誘易讀書易貴後狀

其事徵詩

東海慈雲擁絳紗長沙太尉舊人家恐將銀管

千枝筆難寫靈萱一樹花

黃鵠飛飛翼早乖媪孀爭不赴泉臺螟蛉裁抱

尊章老了却君家事再來
烏啼月落夜窗空親授兒書讀未終試看採薪
風雪裏阿娘手爪爲誰紅
隣家聞有賣兒人施與裙釵替贖身誰道梅花
風骨冷一重冰雪一重春
兒今五馬領淮南望見蹲鴟淚便含記得當年
煨蘊火膝前賜與十分甘
風詩唱徧魯陶嬰天上金章幾度旌寄語世間
諸母氏佳兒不必自家生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八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觀捕魚短歌

張聯箕

罔曰地廣斷崖澆泱罔曰海闊鼃鼉失藏網罟
既設錡釜相尋桔槔利興水用不深誘彼施施
供此嬉嬉人恆苦餒魚恆苦癡雖予荼毒余口
是餽饜飫醉飽縣官大酺
山靄拖藍洪波淨綠招招舟子各營所欲食梅
者酸食齋者甘同遊異趣好樂匪貪蠢爾漁人
鷓蚌株守海客釣鰲包羅萬有一曲清歌冥心
搖手

威海賦

明王悅
邑人

有客西來息駕於此覽山海之無邊遂喟然而
莞爾乃招威海主人目而語曰我實中州人物
少好徜徉凡奇蹤勝蹟大郡名邦山則恆嵩華
泰水則江漢湖湘無不歷俯其處而盡擊其芳
獨念大海遠在東方足未及以歷其地目未得
以望其洋載促我僕載秣我馬道齊魯而北逝
越登萊以東下行期盡已及乎閱月而道里之
逶迤不知其幾千里也馬瘖穿蹄僕痛破踝顧

威海衛志

卷九

藝文

六十九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威海九華小學校重印

吾所以勞筋苦骨而來遊於此者不過欲擴所
未見使夙憾爲傾瀉今既至此觀乎山川但見
山高兮日蔽海闊兮天連陰陰兮飄霧靄靄兮
飛烟郊原庠窄草木淒然城僅數仞偃仄拘攣
半侵海岸半壘嶺上四面山圍三邊水蕩顧盼
之際反不能豁我之心目徒足以使人感愴而
悵惘彼或人鄙之以爲陋其言誠是而無爽信
斯地也眞禹貢所謂嵎夷而極於大東之壤者
乎客旣畢詞嫣然而笑主人俯聽不勝其悼乃

變色而顧客曰吾聞之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是何子發言之易也夫威海爲衛部掌戎兵防奸禦侮保障居氓實東藩之屏蔽爲朝廷之所重而匪輕顧其地抵京師僅千餘里密邇登萊稱爲腹裏豈若外國異邦梯山航海況其山海之雄風物之美有不可殫述而揣擬今子徒以目前所見遽以荒遠爲恥是正坐井而觀天擲管以窺豹其所見者小耳誠猶蟻緣坵垤而不知泰山之爲高蛙藏

坎穴而不知江河之爲大乃眞所謂以蠡而測海者乎客乃逡巡踖躅揖而言曰鄙人無似不知忌諱適以一時所見輕言獲罪君其含洪母庸介意若其威海之景物山海之奇異君其爲我略陳一二將洗心滌慮鞠躬以俟主人猶忿前言意尙未息聞客所詢似有難色有問乃曰子誠量之狹也何其神志之不定乎何前鄙我之深也而後乃責己之甚乎今我欲自禁而不言是又因一噎而廢食也今爲子少陳大槩子

其啟盲以視傾耳以聽肇惟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海甸迅掃腥風救兆民於湯火合萬國於提
封遐邇大小罔不來同維茲濱海實隸山東地
遙寫以曠僻民廬處而生叢顧蕞爾之倭醜竊
出沒於波中蜂屯蟻聚黎庶慌慌於是我太宗
文皇帝發一視同仁之念憫羣生被擾之情爰
命大臣土功是營役數萬州縣之衆築十三衛
所之城墉崇池峻堞壯樓崢若乃中立衛治指
揮位焉旁列三所官屬寄焉經歷有聽簿書萃

焉鎮撫有司刑獄治焉六房之設案牘陳焉儒
學之建賢才肄焉城門四達而閔闢閭閻萬室
以連綿若夫外臺掌法奸宄斯革公館寅賓需
用不闕崇樓傑閣之飛揚廟宇神祠之烜赫雖
後來之創造實壯觀而奇絕至於春秋演武於
海之堧旌旗灼灼伐鼓齎齎軍行騎列執銳披
堅如貔如虎如隼如鳶莫不各懷敵愾之志而
期安靖於茲邊也操練若是猶恐未至復命帥
臣坐鎮督視此蓋朝廷不重內而輕外不務邇

而忘遠之深意也所以百餘年來波平燧息寇
遁倭除軍韜兵甲民事犁鋤有田食井飲之樂
無鷄警犬吠之虞此非我朝列聖愛民用武之
所致歟此則有衛之始也若其方輿形勝遠則
西連齊魯東極扶桑南海桴而達乎江漢北舟
楫而至於遼陽近則巨海浸乎左周行衝乎右
峯巒如屏映其前疊峯如几倚其後載觀斯地
物夥人強泉冽田穰擅魚鹽之利便樵牧之場
軍民富庶海闊山長故言夫山也一方作鎮萬

載巍峨隆崇嶮巖延袤陂陀巖岫幽窈雖晴霽
亦吞吐乎雲霧巔崖盤曲雖樵子亦困頓於透
迤根蟠百里勢壓滄波泰岳之東誠莫有大於
茲山者也言夫海也爲滄爲瀚淼淼茫茫浮天
載地吞淮納江百川注之亘古今何曾增夫杯
勺尾閭洩之歷年歲曾不減夫毫芒瀾漫無際
浩蕩難量天地之間誠莫有巨於此者也然而
山不徒大也其中則有琳宮梵宇茂樹修林麋
麇麋鹿呦爾其音雉鶉鷓鴣異鳥珍禽豺狼肆

毒狐貉嗥陰以至野豕狡兔則又伏隱而藏深也當秋冬之際草木凋零武夫獵士或步或乘牽韓廬臂鷹鶻盡蒐索於山陵呼聲雷震石裂谷鷹犬奔兔斃網舉獸橫鷹纒釋其條索禽就落于雲層但見奔者僵足飛者委翎獲多且廣其樂何勝至若凌雲之樹合抱之木亘嶺連山遮崖蔽谷斧斤丁丁求者陸續或架高堂或構小屋棟梁榱桷胥此焉出居人所賴器用俱足若乃黃金之重貴莫能逾或在岡阪或在河渠

居人淘汰日走宵趨人人有得名狀各殊或塊若砂礫或片若皮麩多則不論乎斤兩少亦不減乎錙銖用之無盡取之莫拘又何羨夫麗水之所產與夫荆揚之所輸哉爾其白金之產舊亦不錄粵自近年發於山麓軍民川會畚鍤雲簇紛紛攘攘晝鑿夜劊煎鑛銷鉛金色爛目貧富長少俱得所欲豈非地不愛寶而珍奇自爾顯暴耶且夫海不徒巨而已也其下則有寶貨之窟珠宮貝闕蛟龍所都螭龜所宅鯨鯢所游

鰲鰵所穴怒則舟吞戲則浪拍以至殊鱗異族
則又浮沉而自適也當春夏之交波靜風休居
民漁戶棹楫乘舟撒網索於水底競泛海以沉
浮櫓聲嘔啞漁衆歌謳鱗跳魚躍戲浪優游時
呼邪而齊力掣巨罟於沙洲但見暴腮折鬣其
積如邱長大瑣細不可名求姑揅言其梗概斯
百數而一收其鱗介也則有嘉魚海鰈鱒鯊鱻
鯢鯖鮓鮫鯽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
兒青菜黑婆紅娘他如鰕蟹蛤蜊之種類錯雜

而難詳又有海驢海豹海狗海羊深居島嶼出
沒滄浪漁人捕獲以剝以戕取皮棄肉毛澤以
光或爲鞍韉或爲囊箱雨不能潤器用最良其
海蔬也則有龍鬚鹿角牛尾穀穗海棗沙芹青
蟲紫苣居人採掇以爲食計鹽之所產於海之
洼潮波旣退男女如麻區分畦列刮土爬沙漉
水煎滷炆竈參差凝霜疊雪積囤盈家飲食貿
易資用無涯若夫秋深冬及烟飄霧塞雪密風
狂同雲如墨變動須臾天昏地黑千山兮何形

萬頃兮何聲顛崖兮石墜怒浪兮雷轟峯參差
而玉立濤瀟濤而銀生山中狼虎海內鮫鯨磨
牙搖毒水湧山崩斯時也山晦如夜海勢滔天
魚龍猛獸盡執殺生之權又孰敢蹈危亡之地
臨不測之淵圖難獲之利操一葉之船衝蛟窟
探虎穴而輕生寄命于其間論其集市則在闐
闐外客他商寶貨珍貝服食之需水陸之類或
驢馬之馱載或老壯之負背如蟻之歸垤如川
之東沛百轍千塗於焉是會是以一日之間一

霎之內雖貨積坵山皆旋來旋去而舉不知其
所在又有海運之船巨舸大舶吳越製造江湖
發跡轉水道以浮汎竟揚波而北逝檣櫓如林
聯綿絡繹便道劉公落蓬住楫凡百珍奇載哀
載集故吾衛之人不求不勞而坐收坐獲其視
彼疲身窮力走千里而負荷者奚啻倍蓰而什
伯也觀其郊原則四達平平春生土沃時雨初
晴南郊俶載東作方興千村勤事百耦而耕時
薈時耨苗達苗青入夏而黃雲蘄發徂秋而百

穀成成迨夫玉露始降金風漸高促婦子以刈
穫或車載而人操我場既滌我樂何囂於是宰
黃鷄殺肥豉釀白米爲香醪民不知擾兵不知
勞喜豐年之大有歌聖化而誼曉若其名園嘉
地遊玩之鄉或居下濕或在高岡山園水繞樹
茂花芳沼深蓮盛泉廣魚魴流渠盪碧蔬圃生
香春夏則惠風和暢景明物熙李梨噴雪楊柳
垂絲奇葩異卉錦綉紛披鶯啼燕舞蝶聚蜂翹
堪遊堪賞可樂可嬉夏秋則百果漸熟萬樹俱

懸有李如餅有杏如拳有瓜如斗有藕如椽火
榴如珠霜柿如丹兔頭之梨蜂房之蓮鶯含薦
蠟馬乳堆盤鷄心珠綴鴨脚星攢桃則方朔之
種栗則韓國所傳他如寒菱煖芡羊棗胡桃則
又賤視而不論錢也若夫劉島實海內之山孤
峯屹峙萬頃縈環蛟龍之所穴鶴鹿之所盤
桓林巒秀麗迥異塵寰似銀盤之堆螺黛宛水
鏡之縮雲鬢更如屏而如畫但可望而不可攀
又如廬之爲物深居沆瀣氣吐五采倏來倏往

成樓臺之形現人物之相變化恍惚千態萬狀
彷彿晦冥杳難模倣何異乎登州之海市恨不
使東坡之遊賞也至若墩臺之建突起峯頂卓
立如錐摩參刺井烽火紅綃燧烟綠靜刁斗晝
閒鉄衣宵冷日映朝霞月橫秋影嘆驪山之戲
然陋關塞之報警由是吾衛之中才人文士當
良辰與美景盡樂事而賞心攜朋偕友探勝尋
幽芳園佳圃石渠清流進一觴而一詠互更唱
而迭酌泉聲爽而調絲竹鳥音轉而雜歌喉輕

風送暑林樹垂蔕其于右軍蘭亭之讌集何如
耶若乃酒酣意翕歡情莫逆連袂牽裳躋崖跨
石雖無阮籍窮途之車亦有靈運登山之屐覽
峯巒而鬱有望雲霞以凝碧俯看旁觀目明心
釋其於謝公之登眺何如耶至夫海靜風波烟
晴島嶼餽酒相從朋儕共侶或泛艇于中流或
垂綸于澗渚看魚躍與禽飛衆徬徨而容與意
會心閒悠然樂止此又景蹟之奇遊觀之樂也
客曰山海之勝物產之富予既得而聞命矣若

夫風化之良習俗之微亦請得而言其故主人曰吾聞之入國問禁入門問俗既承下詢敢不拜辱惟茲爲衛肇自洪武披荆斬棘建城立塢內防草寇外備倭侮調發官軍團聚衛所風氣不同五方雜處爭功利喜誇詡蓋有齊之遺風焉爰從正統建學立師陶養既久俗易風移迨夫今日教條重施開科貢之路溥雨露之滋教化行禮義明人知訓子士解通經遊庠序者總髦俊登仕路者騁佳名是以閭閻之間弓馬之

伍革澆還淳遵規蹈矩化強梗爲善良變青齊爲鄒魯也言未旣客忽抵掌而笑振衣而起曰善哉君之言也何其洪博而極至乎余今得聞所未聞也敢不再拜而受賜乎主人曰嘻猶未也此特提綱撮領漏萬掛一誠泰山之微塵滄海之涓滴若乃絲繹毫抽將與子談累日而不止豈一時口舌之所能盡哀哉今子徒以數句之言遽驚心而沮氣正古人所謂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難與語太牢

之滋味豈非猶鼯鼠之入太倉而所食之易飽
蛟蚋之投醢酒而所嗜之易醉乎於是客聞之
喜正色而爲歌曰雲山兮寵窅烟海兮沖融山
海之勝孰得而同有海兮可航有山兮可登山
海之樂孰得而并主人乃瞿然改容而對客曰
山海之勝吾衛故有之矣然海不揚波山不崩
泐者果孰致而孰使此蓋由我祖宗之所開肇
今上之所奠安故河海爲之長晏山岳爲之長
盤凡吾土之士得優游而樂於安養之天者可

不誦康衢之謠歌擊壤之章祈皇圖于億載祝
聖壽於無疆乃謹拜手稽首而賡歌曰南山兮
蒼蒼東海兮泱泱維我兮聖代山海兮同長千
年兮海清萬載兮山秀維我兮堯君山海兮齊
壽由是賓主相歡情辭交協握手分襟再拜而
別